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十

戎夷惜死　公孫綽起死人

尹文子

盜跖

淮南子

朱儒問天　郢人鬻母

說苑

狗號羊鳴

新書

儲之久矣

古強

顏氏家訓

未聞王粲　不謂玄成如此學

嘲費旭詩　讀芊爲羊

某郎好酒

南史

佳𦨴堋　擲鏡鑷

禿鶖啼　羊乃爲汝徘徊

政是我　飲酒食肉

初不識士衡　李弘爲聖主
身不讀書　殺豬取肝肺
驢好爲之　狎侮羣臣
那得此副急淚　報以戰栗
星星行復出　身自大呼
殊有鳳毛　應爲司驢
後謝何必愧前謝　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
放無處去　譚子奔莒
臣無第三　衆僧虔虔

沈巑之犯王亮諱　草翁之風
得亦不賣　懸風撻
昨偶相要　七歲尚書
何無忌諱　何無丈夫意
君乃眞猴　乃欲臣老子
遥遥華冑　如明公之與蕭何
有事牽來　唯未能遣此
此吾作也　壯哉鼠雀
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餉周公阿杜　貂蟬從鏊中生

老蚌　宮人頓成僕語

所居廉讓間　舊簪弊席

日月在軀　婦父領選

二十七種　家家賣宅

金天樂光　署貞

再辱此庭　並坐可橫

形容大異近日　王自立碑

生活大可　早母

金鋌可食否　賦競病韻
夏侯妓衣　殘客
千萬買鄰　以卿爲騎兵
家犬驚吠　使卿復知寒暑
鮑通直　書責鮑泉
羊質虎皮　門外不見卿馬跡
後莫復　文字不辨
作縣令第一策　展謎
卿禮有過陸納　何如我未進時

須大材進詩　貸羊籴米
取筆書鼓　猶當少于宮中學士
性畏廟堂　敵三千萬錢
我亦不復能別　生犀
無盡意菩薩　唯阿爺名標
爲帝與受損不殊　湘東一目

捧腹編卷十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甫里錢　朗朗生父校

韓非子

滿貫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將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吾滿貫也遂去

浴矢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妻禱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學不死

容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

毀新如故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我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呂覽

賢者若是者

齊湣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公玉丹答曰臣

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也
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
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滑王慨然太息曰賢
故若是其苦邪

抽刀相啖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
肉也我肉也尚胡更求肉爲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
而相啖至死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夢中恥見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績之祠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我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

三日不得郄而自沒

戎夷惜死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日夕門已閉矣）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公孫綽起死人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我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尹文子

盜毆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慱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淮南子

宋儒問天

宋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郢人鬻母

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

郢人何多

說苑

狗號羊鳴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公曰此君子服邪既作色

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新書

儲之久矣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服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

韓詩外傳

子醜故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風俗通

昔有和尚破竈壯者曰本是泥上合成靈何從生聖何從起其竈自壞則竈君神之謂也

鮑君神

汝南鯛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及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萬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女子兩袒便是爲乞嗜號所者罵與

東家食而西家宿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莫知其所與又難指斥謂女曰汝宜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毋問其故答曰欲得東家食而西家宿也見開顏集

我故伯喈

有張伯喈仲喈者兄弟二人形貌絕相似仲喈妻新粧見伯喈以爲仲喈乃戲問之曰今日粧飾好否伯喈應之曰我伯喈也妻乃起避之須臾又見伯喈以

爲仲階告曰向大錯誤伯階曰吾故伯階也

三牲備身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大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孔叢子

以泣著愛

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簡諸故人俱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之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生於嗜酒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瓢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

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

抱朴子

斥仙人

須曼倩自云我乘龍升天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眞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河東因號曼卿爲斥仙人

輙告之曰已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

實者不可盡評

此人出住外評云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游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即明躄者即行又勅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于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曰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間乃至巨富

古強

古強敢爲虛言已云曾見堯舜禹湯說之皆了了如實謂孔子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孔子曰此非善祥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忘之忽語稽

日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顏氏家訓

未聞王粲

之推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見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不謂玄成如此學

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嘲費旭詩

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颻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颻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

讀芉爲羊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

劉侄馮光褒解蹲鴟云今之芋子便是着毛蘿蔔然則謨解蹲鴟不獨一犢貴可笑也

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乂後尋繹方知如此

某郎好酒

南陽有人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瓶酒斷𤍽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迟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

南史

佳射堋

蒼梧王慶欲害齊高帝嘗率數拾人直入鎮軍府時

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擲鏡鑷

齊高帝爲相王鎮東府爵林王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

高祖亦六況曾

郎擲鏡錄

禿鶖啼

齊明帝崩大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廢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鶖啼來乎

羊乃爲汝徘徊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幷密令左右以鹹水洒地帝每至戶羊輙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

于人乎

政是我

劉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

飲酒食肉

劉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彥節冊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俁命左右取酒肉令俁進之皆莫知

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

初不識士衡

容道侯義綦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李弘爲聖王

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巳玉印當王蜀季連道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

吏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月會吏出遂斬之

身不讀書

後漢書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拜鄧禹為大司徒禹時年二十四禹字仲華

彭城王劉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殺豬取肝肺

宋前廢帝誅害群公忌憚諸父建安王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

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阬穽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内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驢好爲之

劉祥與王奂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狎侮群臣

宋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恡常呼爲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輙于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路以爲歡笑

那得此副急淚

劉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報以戰栗

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

豈有說邪𤩍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

星星行復出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于江陵寄書與宗人何朂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

豈止媚側室

星星行復出

身自大呼

謝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孟

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

殊有鳳毛

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應爲司驢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

後謝何必愧前謝

謝幾卿爲蕭藻軍師長史將北遷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

不番公城子野何所在

王弘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

放無處去

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王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譚子奔莒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豫卒得職焉

臣無第三

齊高帝素善書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衆僧虔虔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王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

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

沈嶒之犯王亮諱

王亮父諱攸亮爲晉陵太守時有晉陵令沈嶒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嶒之快快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骸尊傍犬爲犬傷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嶒之撫掌大笑而去

嶒之未妙

草翁之風

絢父名戒

東絢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于二代外祖何

尚之名
偃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
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

得亦不賣

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
綸于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父得魚賣不弘之曰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懸風槌

到溉

侍被武帝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
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

時以爲笑樂

昨偶相要

袁粲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七歲尚書

袁昂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

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書固不妄看者

何無忌諱

殷孚父淳字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云益殷

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斂筋曰何無忌諱

何無丈夫意

山陰公主淫恣窺見褚彥回悅之以白文帝帝召彥

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

米西皮

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

無丈夫

君乃眞猴

何尚之與太常顔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甞謂延之爲猨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眞猴

乃欲臣老子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

遙遙華胄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

如明公之與蕭何

何敬容貪惏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

蕭何

有事牽來

張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

唯未能遣此

張瓌居家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

此吾作也

張率十二能屬文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壯哉鼠雀

張率爲新安太守遣家僮載米二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

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都自非是

張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處舟居

武帝問張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

船於岸上往上大笑

妳母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言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其狂不可及

宋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

尚之嘲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見呼爲公

顔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于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不喜見要人

顔延之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輙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

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但問用險何如

周顒嘗謂蕭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

不嘗食姜

周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姜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大笑

狂又勝痴

沈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

曉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
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痴約曰汝乃沈昭
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
勝痴奈何王約奈汝痴何

安用鬼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章醮鬼安用
此鬼名邪

為不諳者有榜樣

未審孔子何闕

南康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賴歸劉繪繪戲嘲之曰

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陋而居闕里

願極壽百年

上嘗幸豫章王嶷邸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于事亦濟

貂抄肉柈

齊武陵昭王曅于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

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

何時得司徒公

王敬則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敬則後補旣陽令昔日鬬吏亡叛勸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

背後有節便應殺人

王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慄然

敬則擅殺路氏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

走是上計

王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盖議檀道濟避魏事也

太傅是誰

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于其處置臺綱紀諫曰

說得有理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口爲鼓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于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

臨時忘敎

焦度爲人朴澁欲就齊高帝求州比見竟不及一語

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
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欲自陳
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
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

餉周公阿杜

魏攻壽春齊高帝以周盤龍爲軍主假節拒魏大破
之帝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
勅曰餉周公阿杜

高帝着人意

貂蟬從兜鍪中生

萬盤龍以功進爵爲侯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爾

老蚌

齊武帝嘗賞王珍國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

宮人頓成傒語

胡諧之爲給事中驍騎將軍齊武帝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敎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

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滋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偏向群臣說之

所居廉讓間

范栢年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舊簪弊席

吳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

斜鋭莫斷以苍接之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而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舊者弊屧復不可遺

日月在軀

明帝腳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婦父領選

齊高帝輔政除陸慧曉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日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

二十七種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日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家家賣宅

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日百姓那得

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魏使縮鼻而不答

金天榮光

宋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王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署貞

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再辱此庭

宋大明中明僧暠使魏于時魏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畔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

並坐可横

劉之遴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黙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

形容大異近日

蕭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有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往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

王自立碑

蕭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王

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何不倩人

生活大可

蕭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武帝攜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

嚇殺了他快活

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按宏文帝第六子

旱毋

蕭推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毋焉

金鋌可食否

廬陵王續子應不慧在襄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

左右曰此苛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

賦競病韻

曹景宗振旅凱入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詩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

夏侯妓衣

夏侯亶爲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伎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毎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殘客

初張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千錢買鄰八百買舍便是寒士家計

千萬買鄰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以卿爲騎兵

始梁武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

家犬驚吠

徐勉叅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使卿復知寒暑

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

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鮑通直

鮑泉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又尋之遇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illegible]

書責鮑泉

元帝為書責鮑泉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羊質虎皮

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帝問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門外不見卿馬跡

任約被禽與徐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使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illegible]應得降文盛無以答初文盛嘗自軍中奔還荊州故約嘲云門外不見卿馬跡

後莫復

陳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其儀注多劉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内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後莫復

文字不辨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

作縣令第一策

傳僧祐子琰俱爲山陰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後傳翽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别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飰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展謎

廣陵高爽客于孫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展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

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卿禮有過陸納

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何遂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里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何如我未進時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須太材進詩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曰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貸羊粂米

有人送書與高爽告蹭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貸羊粂米

取筆書鼓

孫抱爲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尺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猶當少于宮中學士

顔晃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于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性畏廟堂

阮孝緒有重名南平元襄王偉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敵三千萬錢

戴法興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我亦不復能別

初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

生犀

陸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

無盡意菩薩

侯景過簡文起僔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索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覩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

唯阿爺名標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

畫

此賊亦趣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爲帝與受擯不殊

侯景自篡立後時著白沙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帝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鴉烏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湘東一日

王偉上五百字詩于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
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
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
歸帝盲一目初封湘東王